

孔尚任詩和桃花扇

刘叶秋注释
中州书画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叙述孔尚任的生平；评论孔尚任的诗歌，选释其有代表性的古今体诗多首；介绍孔尚任的《桃花扇》并注释其原著。

论述部分，深入浅出，多作具体的分析。注释简明扼要，时有独到的见解；结合串讲，以贯通上下文；于他书失注或未详的词语、典故，都注明了出处。可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文学爱好者研读参考，藉以得到对孔尚任思想和作品的概括了解。

孔尚任诗和桃花扇

刘叶秋 注释

责任编辑 王鸿芦 郑 荣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 242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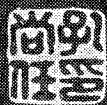
印数：1— 15,000册

统一书号10219·6 定价1.22元

孔員外尚任

大華山水居然大癡
雲煙
免動神韻獨完
留著卧榻
可省登臨筋力感

尚任頌首



第五齣

訪翠

綵山月生麗服上金粉未消亡聞得六朝香滿天涯
烟草斷人腸怕催花信緊風風雨雨悞了春光

小生侯方域書劍飄零歸家無日對三月豔陽之
節在六朝佳麗之場雖是客況不堪卻也春情難
按昨日會着楊龍友盛誇李香君妙齡絕色平康
第一現在蘇崑生教他吹歌也來勸俺梳櫵爭奈
蕭索奚囊難成好事今日清明佳節獨坐無聊不
免信步踏青竟到舊院一訪有何不可行介

目 次

(一) 孔尚任的生平	(1)
(二) 孔尚任的诗歌	(12)
(三) 孔尚任的诗歌选释	(23)
五言古诗	(24)
食秦邮董酥同陈鹤山颜遇五从子衍棻分韵	(24)
登文游台同李松岚端梅庵徐夔墟	(25)
辛未除夕	(26)
七言古诗	(27)
墨泉画竹歌	(27)
送宗子发之济南	(28)
蓬门行为张谐石赋	(29)
五言律诗	(31)
补种平山堂杨柳	(31)
毘陵道中	(32)
泊石城水西门作(四首选二)	(32)
七言律诗	(34)
淮上有感	(34)
红桥	(35)
二月雪	(36)
游平山堂	(37)
夜过射阳湖	(38)
下河局散将北归黄上木移樽寓楼招同仙裳交三戴文简话 别分韵	(39)
冒雨寻颜村桃花	(39)
中秋前日是日分俸	(40)

岸堂兀坐·····	(41)
归去 ·····	(42)
七言绝句 ·····	(43)
赵北口二首 ·····	(43)
北固山看大江 ·····	(44)
过黄河送同事先归者二首 ·····	(44)
(四) 孔尚任的《桃花扇》 ·····	(46)
甲、《桃花扇》所反映的史实 ·····	(46)
乙、《桃花扇》的情节与人物 ·····	(49)
丙、《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	(66)

(一)孔尚任的生平

孔尚任是清代的大戏剧家和诗人，以写《桃花扇》传奇与作《长生殿》的洪昇齐名，世称“南洪北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署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生于曲阜。

他出生的这一年正是南明的福王（朱由嵩）被俘，南京、扬州等地陷于清兵之手刚刚三年的时候，满清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与迫害，尤其是清兵攻入扬州后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①，引起人民群众的民族仇恨是极其强烈的。所以此后，不仅明朝的桂王（朱由榔）在南方继续对清斗争了十余年，郑成功据守台湾进行抵抗；而且各地人民也不断风起云涌地起义抗清。就是一些斗志薄弱的士大夫亦往往基于民族意识，而对满清统治者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孔尚任的父亲孔贞璠，就是如此。据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载，孔贞璠是明崇祯六年的举人，入清以后，“以养亲不仕”、“崇尚气节”；他还很佩服汉朝的大侠朱家、郭解的侠义行为，这正是他憎恶满清统治的表现。

孔尚任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气氛中，自然不会不受到影响，因此他少年时，只是一个在学的“诸生”，一直在曲阜县北的石门山内隐居读书，在三十五岁以前，并未出来做官。

在出仕之前这一阶段，他很注意于“礼乐兵农之学”的研究，尤其是在乐律方面“夙承家学”，下过二十多年的考证工夫，有很深的造诣。^②他想发扬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希望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所贡献；还有创作一个《桃花扇》剧本，以反映南明覆亡的悲剧，给后人一些教训的意图。

由于孔尚任娴习“礼乐”为同族所熟知，所以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春天，孔子的继承人“衍圣公”孔毓圻就请他来修家谱和《阙里志》，并且教“邹鲁弟子”以礼乐，还访求工师，造了一些礼乐祭器；第二年在孔庙主持了一次“释菜”大典。^③这是他“出山”的开始。这年冬天，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玄烨），趁着“南巡”完毕回北京之便，到曲阜祭祀孔子，孔尚任又以监生的身份和他的叔伯弟弟举人孔尚钰被举出来充任诗礼堂讲书官；尚任讲了《大学》，尚钰讲了《易·系辞》。当时玄烨地表示非常满意，就传谕大学士明珠和王熙说：“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怀，著不拘例议用”。^④回京之后，就任命孔尚任为国子监博士。这时距明朝桂王被清兵执杀，已经二十余年，台湾也在1683年被攻下，满清的统治基本上巩固下来。所以玄烨才演出“祀孔”这一幕戏，并且有意识地要收买孔尚任这位“圣裔”，以欺骗人民，冲淡一般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孔尚任也很想藉此实现他的“制礼作乐”的理想，于是很自然地“入其彀中”，就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春天到北京去上任，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这时孔尚任已经是三十七岁了。后来他还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记叙玄烨“驾幸阙里”的“盛况”和他自己感受的“殊荣”。

孔尚任到北京的第二年秋天，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由于江南的扬州、淮安一带的下河频年发生水灾，玄烨派他跟随兵部侍郎孙在丰到那里去疏浚黄河海口。本来孔尚任是想藉这个机会施展他的“经济之才”，认真地去治水的；可是在河工进行当中，河道总督靳辅与漕运总督慕天颜，因为意见不合，起了冲突，就上疏互相攻击起来，连孙在丰也牵连在内，后来都被免职；河工就此停顿，孔尚任却仍然须要留滞工次，不能回京。^⑤他在1686年到差不久，就看到在淮上挂着“水部”头衔的官员们整天饮酒作乐，根本不管受了水灾的老百姓的死活；而驻淮、扬的

开府大僚，也是只在那里设宴、观剧，穷奢极侈地享受，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所以心里十分忧闷，尤其对那些“水部”不免憎恨。他在《淮上有感》一诗中就流露出这种情绪。他写道：“九重图画筹难定，七邑耕桑户未收。为问琼筵诸水部，金尊倒尽可消忧。”在这里，他对高高在“九重”之上的统治者于治水之迄无定策，“水部”之只知饮宴，不顾职守，都提出了责问。^⑥后来他又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齿，且不知处所。而庙堂之上，议论齟齬，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⑦

可见时过两年，下河的河水还在继续泛滥，人民依旧处在饥寒和死亡的威胁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只有加重人民的痛苦，所谓“治水”，竟成了一句空话；因此作者更加愤慨，把造成这种灾荒惨状的责任，归之于“庙堂”，表现出较前更为强烈的不满。丑恶的现实，粉碎了孙尚任建立功业的美好理想，使他对当时官场的黑暗腐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由于孔尚任比较富于正义感，有为人民作些好事的善良愿望，在留滞淮南的期间，既不愿和一般的官吏同流合污，又时时以无计“救桑麻”为恨，对“千万饥寒之众，日来号叫”的悲惨情景，不能熟视无睹^⑧；加上自己受到地方官的冷遇，旅况凄楚，贫病交加；因而心情特别苦闷，于官场的势利，人情的淡薄，也由此了解得相当透彻。他通过《陈庵记》一文写出了自己在泰州的情景：

予始至泰州，尚不闻所谓陈庵者。有司为予安公廨，供张衾褥，饮食盥漱之具无不全，旬日之闲，数易以新者。渐而怠焉，于其敝也，始易之；渐而厌焉，虽敝亦不复易矣；渐而恶焉，凡所安之公廨及供张之具，新者、敝者，悉夺以去。茫

茫无所之，乃僦居于此庵。⑨

这里以很简单的几句话，描绘出了世态的炎凉，而他这时竟穷到连自己的马都要卖掉，后来作了四首《卖马》诗，有“吾穷深负汝，牵出泪沾衣”之句，就是感叹这事的⑩。虽然诗人抒情咏物，可能不免夸张，但这事决不是无中生有；他在《答黄交三》的信中也曾提到自己“大约离唱莲花落不远”⑪，可见他的贫苦愤激，实在是已经到了不能忍耐的程度。

因为这次疏浚海口之役，持久无功，而且引起轩然大波，为朝野所瞩目，于是玄烨又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的正月“南巡”了一次，亲自临阅河工，直到三月才回京。但这也不过是为了遮掩大家耳目的虚张声势之举，并无任何下文。后来治淮的工程也就正式报罢，孔尚任遂结束了他三年多的旅居生活，在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元1690年）的二月还朝。在他将走的时候，淮南的情况是：“下河还剩水兼天”⑫，统治阶级就这样任凭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自然是会引起诗人的无限悲愁和愤懑的。

孔尚任这次南下，虽然治水无功，对他创作《桃花扇》却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这三年中，他东奔西走，风尘仆仆地往来于江淮之间，到过南京、扬州、真州、广陵、海陵、射阳、昭阳等地，而在扬州留驻较久。他不仅于江南的风土人情，民生疾苦，有了不少的了解，而且寻访了许多名胜古迹，曾渡扬子江，到了三国时吴孙权的重镇京口；宿过惠山；在南京去过明太祖故宫，拜了明孝陵，登燕子矶，游秦淮河，还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张瑶星道士；在扬州，又登梅花岭，瞻拜史可法的衣冠冢。这一切江山风物历史陈迹，都增加了他对南明亡国的感慨。同时，他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像冒辟疆（襄）、邓孝咸（汉仪）、许漱雪（承钦）、宗定九（元鼎）、杜茶村（于皇）等能文之士；像僧石涛（大涤子）、龚半千（贤）、查二瞻（士标）等名画家；都经常和他酬

答、往来。这些人全是明朝遗民，非但熟悉明末史实，在明亡时的动乱社会中经历过；有人还和复社文人领袖如陈定生、吴次尾、侯朝宗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向他提供了明末轶闻遗事的丰富材料，为他后来创造《桃花扇》中的情节和人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加上南下之后，仕途坎壈，境遇凄凉，大大冲淡了他的宦情，促进了他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于是这部反映明朝亡国悲剧的传奇，就渐渐在孔尚任胸中酝酿成熟了。

孔尚任回北京之后，继续作他的国子监博士，这时他住的地方是宣武门外的海波寺街。他很讨厌“海波”这两个字，因此王阮亭就给他题了个“岸堂”；这也足以说明他不倦于行旅，而且对淮海之行是大有反感的^⑬。但在滞留淮海之际，他虽然看到了官场的黑幕，使他热衷“功业”的情绪，大为降低；却仍未放弃“制礼作乐”的理想。当瞽者乐工徐义到广陵访他时，他曾赋诗说：“何年返鲁同师挚，重考逸亡诗数章。”^⑭他还曾和鲁谦庵表示：“南来发愿，欲备阙里乐器；”^⑮希望费此度和他共同商量，写一本考订乐律的书，“以垂示后学”^⑯；并且准备以所得汉铜尺“归之阙里”，为制造礼乐器的标准^⑰；可见他对此是念念不忘的。但这国子监博士前后作了十年，冷官无聊，丝毫也不能施展抱负，他渐渐明白自己理想的落空。知道玄烨也不过以虚衔相羁縻，是根本不想让他作什么的。于是不免抑郁寡欢，牢骚不平。我们由《国子监博士厅》这首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这时的心境：

雀噪新槐吏散衙，十年毡破二毛加。

不知门外春深浅，博士厅前老荠花。

在吏散衙空的博士厅里，一个人冷冷清清，听着新槐上的雀噪，看着阶前已老的荠花，想到自己作了十年博士，除去霜鬓侵寻，青毡磨破之外，春光虚度，一事无成，怎能不感慨系之呢！这时孔尚任大概很后悔他的“出山”了。

由于经常是“衙散朝回亦不忙”^⑮，孔尚任只好以吟诗饮酒，和朋友唱和来消磨时光，并且藉搜集字画古玩，发抒精神上的苦闷。他无意中从一个举子手里买到一件唐朝宫廷里的乐器，叫作“小忽雷”。这是胡琴的一种，亦名“二弦琵琶”，乃北方的马上乐。唐朝的韩滉用入蜀所得的奇木，做了两个胡琴，一名“大忽雷”，一名“小忽雷”，一齐献给了唐德宗（李适）。孔尚任所得，就是这个“小忽雷”^⑯。他在得到这个乐器后，有所感触，就和顾天石（名彩，别署梦鹤居士）合作了《小忽雷》传奇。这部传奇的故事情节，本出自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大意是说：唐文宗（李昂）时，内库存有两个琵琶，号大小忽雷，宫人郑中丞善弹之，她因“忤旨”被缢杀，投入河中，为宰相权德舆的故吏梁厚本所救，郑复苏，和梁结为夫妇。后来她在家里弹琵琶，有一个小黄门听到，知道这是郑中丞的琵琶声，就告知文宗，又把她宣召入宫了。孔尚任根据这个情节，作了一些改动，写梁厚本为中官梁守谦之侄，和白居易、独孤郁交好，经独孤郁荐给权德舆司笔札。这时医人郑注，也经常出入权德舆家，与厚本结识，把妹妹郑盈盈（即后之郑中丞）许嫁厚本。后来厚本在一古董肆中买到了从唐宫散出的乐器小忽雷，被五坊使仇士良看见，强夺了去，还想陷害厚本，并借故参劾梁守谦、权德舆，以致二人都被免官。这时郑注也不愿把妹妹嫁给梁厚本，就托仇士良将她献入宫中，因她善弹小忽雷，颇得皇帝宠眷，赐号女中丞。嗣后以发生变故，仇士良杀了郑注，并缢死中丞，投入河内；恰好梁厚本从御河中捞起了她，她又苏醒过来，和厚本结婚了。剧本除去写这些内容，还穿插了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的一些活动。它通过爱情故事来反映唐文宗时的政治斗争，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提到在写这个剧本时，由于自己“虽稍谙宫调，恐不谐于歌者之口”，所以唱词都请顾天石代填；但这部剧作的主题思想与情节结构的安排，都出于孔尚任之手，则无可怀

疑。他还在《燕台杂兴三十首》诗第二十首的注中说过：“予《小忽雷》填词成，长安传看，欲付梨园，竟无解音；后得景云部，始演之。”^{②①}可见当时此剧的演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年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

就在这一年，孔尚任被调任户部主事，作起监铸官来。他一心想着振兴礼乐教化，现在却叫他整天与铜臭为缘，当然更非他的本愿，因此他的情绪越发消沉，心里越发苦闷。我们可以看看他这时写的一首诗：

铜山金埒势峥嵘，暴富乞儿恬不惊。

每日垂鞭归邸第，有人来看孔方兄。

诗下面还有自注云：“予畏监仓而得监铸，免累可矣，寒如故也。泛交者不知，多来称贷。”他正为做这个官而苦恼，不了解他的人却认为他阔起来，而跑来向他借钱，这怎能不使他啼笑皆非呢^{②②}！所以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升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之后，他也并不高兴，而慨叹地说：“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②③}自认为尸位素餐，于事无补，心情依旧很沉重。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孔尚任酝酿准备了十几年，曾经易稿三次的《桃花扇》传奇，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完成了。这是他“制礼作乐”的理想落空后，唯一称心的大事。这部传奇的问世，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经常在舞台上演出，效果很好。玄烨也注意了这件事，在当年的秋季，派“内侍索《桃花扇》甚急”，孔尚任自己的缮本一时找不到，“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见《桃花扇本末》）此后不久，孔尚任就被免官了。按情理推测，可能是和《桃花扇》有关，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足以证实这一点。孔尚任的牢骚满腹，不合时宜，恐怕也不会为上官所喜吧？

孔尚任罢官之后，在北京又闲住了一年有余，于康熙四十年

(公元1701年)春天才回到山东曲阜石门山的老家中去，重渡隐居生活。在离开北京时，他对曾住过“十八寒冬”的“凤城”不无眷恋；和朋友话别时，是“泪洒杨花一路尘”，是“相见无言意暗酸”；这并非只写一般的惜别之情，而是有着凄楚的背景和难言之隐的苦痛的表现^{②③}。尤其是从《留别王阮亭先生》的五言古诗的“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这四句中，更能明显地看出孔尚任被免职后的牢骚。前两句说歌骚问天，表明自己有像屈原一样的牢愁悲愤；后两句则系反语，“芳草”、“美人”是封建士大夫经常用来作为纯洁美好的人物或崇高品行的象征的；说嫌“芳草”之“秽”，不信“美人”之“妍”，正指出了在那个社会中，正直的人只能遭冷遇，受贬斥。他已经认识到当时是没有什么真理可言的。

孔尚任归隐后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是舒适闲静的，他在诗中一再流露安于家居的恬淡情绪。他写过“若为春游无管领，放回竹马老顽童”这种聊以解嘲宽慰自己的句子；他写过“一脱朝衫事事松”的轻松愉快的感觉；还对“薄酒堪尝”、“晚花可采”的生活环境表示满意^{②④}。但这位“逐客”在思想上是存在着矛盾的痛苦的，他并不能完全忘情于仕宦。如在《新开北轩》一诗内，有“心迹难为坐客言”之语；什么“心迹”呢？不过是罢官的难言之隐和心中的苦闷罢了，其中也未必不含有希望“起复”的意思。在《归家夜坐》一诗里他又写道：“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他还记着玄烨南下视察河工时，他在舟旁迎谒的情景，埋怨自己的“官运”不佳，实际是显示了对玄烨怨望的意思^{②⑤}。孔尚任一方面憎恶官场的黑暗，一方面对皇帝又不免存有幻想；这正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思想认识的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回家以后，孔尚任还曾出游过，于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再到淮南，访他的朋友刘廷玑，并和刘共同编选了两人的诗

歌合集《长留集》。不知以后是他根本打消了仕宦之情，还是没有“起复”的机会，他一直没再出来做官，就在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他七十岁的时候，病逝在石门山的寓所，在晚年比较贫困的生活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孔尚任的著作，以《小忽雷》和《桃花扇》两部传奇最为著名。此外，有一部《湖海集》收录他在淮扬治河时所作的诗文；一部《长留集》是他和刘廷玑两个人彼此互选的诗歌合集，其中也包括《湖海集》和孔尚任其他集子中的一些诗在内；一卷《享金簿》，记录他自己收藏的古玩字画；一卷《出山异数记》，叙述玄烨到曲阜祀孔的情况和自己出来做官的经过。据著录说，他还有《鱣堂集》、《岸堂文集》、《岸堂稿》、《石门集》、《绰约词》、《宫词》等诗文集以及《平阳府志》、《人瑞录》、《节序同风录》、《会心录》、《阙里新志》、《祖庭新记》、《康熙甲子新修谱》等等著作，但除《人瑞录》外，其他的书都不容易看到，可能有的已经失传了。1958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蔚林同志所辑的《孔尚任诗》，辑录了《湖海集》、《长留集》、《岸堂稿》、《阙里孔氏诗钞》等书中的孔尚任的诗，还有从《阙里孔氏词钞》中录出的词五首。这是目前一部比较完备的孔诗辑本。《湖海集》则现有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享金簿》可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印行的《美术丛书》初集第七辑中看到。

概括一下前面所谈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封建士大夫大都是“进则伊、周，退为巢、许”，一方面遇机即尽力向上爬，要像伊尹、周公那样作辅弼，当宰相；一方面遇到失意，即消极逃避，要像巢父、许由那样隐居山林，自鸣清高；或者以隐居来“待价而沽”；或者以退为进，等待东山再起。孔尚任也是如此。他先隐居，后做官；罢官后，再归隐；隐居后，仍未尽消仕宦之情；而且对玄烨到曲阜时给他的“殊荣”，一直念念不忘；正是封建

士大夫这种依违仕隐之间的两重性的具体表现。以此，他最初的隐居，就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他的民族意识也不免与他的“仕”、“隐”的变迁互为消长。至于其“制礼作乐”的愿望，即使能够实现，亦对人民群众并无好处。因为他所提倡的“礼乐”，乃属于封建贵族的東西，只能起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而已。不过他在浮沉宦海的十几年中，对满清政治的腐朽、社会的黑暗，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为人比较廉洁、正直，关心人民的疾苦，通过他的剧作《桃花扇》显示自己与人民大众一致的反抗满清统治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这是我们应该予以肯定的。

-
- ①参阅王廷秀《扬州十日记》。②见古典文学出版社本《湖海集》卷十二《答费此度》札。③释菜，就是用芹藻之类的菜来祭祀孔丘，这是古时“诸生”开始入学时举行的一种仪式。④见《国朝耆献类征》卷142郎署四、孔继汾所撰《家传》。⑤参阅《清史稿》卷二七八《慕天颜传》，卷二七九《靳辅传》。⑥《淮上有感》一诗，见汪蔚林辑《孔尚任诗》第二辑《湖海集》丙寅存稿。同卷《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燕观剧》一诗亦可参阅。⑦见《湖海集》卷九。⑧参阅《湖海集》卷十一《与黄仙裳》札。⑨《陈庵记》见《湖海集》卷十。“陈庵”是泰州陈氏的一个小佛楼。⑩见《孔尚任诗》第二辑《湖海集》。⑪《答黄交三》札，见《湖海集》卷十一。⑫句见《孔尚任诗》第二辑《湖海集》中《下河局散，将北归，黄上木移樽寓楼招同仙裳、交三、戴文简话别分韵》一诗。⑬见《孔尚任诗》第四辑《长留集》中《燕台杂兴三十首》的第十首。⑭《孔尚任诗》第二辑《湖海集》中《喜乐弟子瞽工徐义寻余广陵》。⑮见《湖海集》卷十一《与鲁谦庵金宪》札。⑯见《湖海集》卷十二《答费此度》札。⑰见《湖海集》卷八《汉铜尺记》。⑱同注⑬。⑲说详孔尚任著《享金簿》，上海神州国光社印行之《美术丛书》初集第七辑收有此书。《孔尚任诗》第三辑《岸堂稿》中《咏小忽雷》诗序中亦谈及此，可以参阅。⑳见《孔尚任诗》第四辑《长留集》。㉑见《孔尚任诗》第四辑《长留集》中《燕台杂兴三十首》中的第十七首。㉒见《孔尚任

诗》第四辑《长留集》中的《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一诗。

②③参阅《孔尚任诗》第四辑《长留集》中的《出彰仪门》、《答陈健夫问余归期》、《杨恭士话别》诸诗。 ②④参阅《孔尚任诗》第四辑《长留集》中《元宵》《秋堂漫兴》、《自寿》诸诗。 ②⑤《新开北轩》《归家夜坐》二诗，俱见《孔尚任诗》第四辑《长留集》。